



# 黄土地上的时辰

◎ 徐海峰

陕北的早晨是从驴叫声开始的。天还泛着蟹壳青，第一缕阳光还没翻过那道秃顶，拴在窑洞前的驴子就耐不住寂寞了，仰着脖子发出“昂昂”的嘶鸣。那声音在沟壑间碰撞，惊起一群麻雀，扑棱棱从酸枣从里飞起，把露水震落一地。我在窑洞里翻身，羊皮袄还留着昨夜的体温，知道该起身了——黄土高原不养懒人，日头不等。

掀开被子，一股寒气立刻钻进骨头缝。窑洞里的土炕还温着，昨夜的炭火在灶膛里冒着火星，我用铁钩一拨，便又燃得红亮起来。母亲已经在灶台前忙碌了二十余载，风箱“呼噜呼噜”的声响是我听惯了晨曲。她正在熬小米粥，米是去年秋天新打的，颗粒饱满，在沸水里翻滚着，散发出甜香。我蹲在灶膛前添柴火，看火光在土墙上跳跃，把母亲的身影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窑顶那道被烟熏黑的弧线里——那弧线是岁月熏染的，一年比一年深，像父亲额上深深的沟壑。

日出时分，我套好驴车。这灰驴跟我八年，眼圈白得像戴了副眼镜，脾气却倔得很。春天的黄土高原，墒情就是命令。我扶着犁，驴子在前头走，翻起的土块像黑色的浪花，在身后铺展开来。父亲跟在后面，他的腿脚已经不利索了，却还要坚持下地，说是在家里坐不住。土块被他用锄头敲碎，露出里面的草根——那些苦菜和沙蓬的根，在干旱的土地上扎得很深，像这片土地一样倔强。太阳渐渐升高，把人的影子越压越短，汗水顺着脸颊流进嘴角，咸涩中带着黄土的味道。我直起腰，看远处的山一个连着一个，像是凝固的波浪，一直涌到天边。这就是我的土地，我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也将老在这里。

晌午是休息的时候。我们在背风的崖根坐下，铺开羊皮袄。干粮是早晨带的，糜子面馍夹着母亲腌的辣子酱，咬一口，辣得直吸气，却舍不得放下。军用水壶里的水喝起来带着铁锈味，漆皮早已剥落。父亲卷一支旱烟，

手有些抖，烟灰落在裤腿上也不觉得。远处有放羊的老汉经过，鞭子在空中甩出一阵脆响，那声音传得很远，最后消散在沟壑的深处。黄土高原虽然贫瘠，却是我们的根，走到天南海北，也要回来。

午后的日头最毒，适合做些不费力的活计。母亲坐在窑洞门口纳鞋底，锥子要先用头发丝润滑，才能穿透厚厚的棉布。她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银顶针，早已磨得发亮，那是外婆传下来的旧物。我搓着麻绳，把浸软的麻丝在大腿上搓成细绳，那“沙沙”的声响和着远处传来的信天游，交织在一起，格外熨帖动人。

信天游是黄土高原上最自由的声音。不知道是谁先唱起来的，声音从对面的山岭飘过来，高亢而苍凉：“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，咱们见面容易拉话话难……”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计，侧耳倾听，然后应和起来。她的声音不像年轻人那样圆润，却有一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质感，沙哑中带着韧性。我也会跟着哼唱，歌声在沟壑间回荡，被风扯得断断续续，却依然传递着某种情感——那是对生活的热爱，对苦难的超越，对这片土地的眷恋。我唱到“一辈子离不开这面坡”时，声音会格外用力，因为那是我的心里话。

傍晚收工，驴子已经疲惫不堪，蹄子在土路上拖出长长的痕迹。我把它卸下来，先饮饱水，再喂上草料。谷草堆在窑洞顶上，像一座金山，那是秋天储备的，足够吃到明年开春。夕阳把整个黄土高原染成金黄色，那些纵横的沟壑变成了深深的阴影。我站在院畔上，看炊烟从各家窑洞里升起，在山顶汇聚成一层薄雾。这景象我看了三十多年，却怎么也看不厌。每一缕炊烟都是一个故事，每一个窑洞都是一个家，在这贫瘠的土地上，我们就这样一代代活着，像崖畔上的酸枣树，把根扎进石缝里，也要开花结果。

晚饭是母亲的手擀面。面团在案板上被擀成薄薄

的一片，叠起来，切成细丝，下到开水锅里，像银鱼一样翻滚。臊子是羊肉做的，配上土豆丁和豆腐，红的是辣椒，绿的是葱花，泼上一勺热油，“滋啦”一声，香气瞬间弥漫开来。父亲用粗瓷碗喝酒，一碗下去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他开始讲村里的旧事，讲谁家的牛下了崽，谁家的女子要出嫁。这些故事我听过无数遍，却依然耐心地听着，因为我知道，这是他与这方土地相守的方式。我偶尔说些外头的新鲜事，虽然我最近只到过县城，算不得见过世面，可在父亲眼里，我已是走出去的人了。

夜晚是漫长的。村里通了电，但电费贵，我们依然习惯早睡。躺在炕上，听风从毛乌素沙漠那边刮过来，带着细沙，敲打着窗纸。窑洞的拱顶在风中微微震颤，把土屑震落下来，落在脸上，带着大地特有的腥甜。母亲在黑暗中低语，说明天要去赶集，买几尺布给我做新棉袄；父亲则念叨着天气预报，担心今年的雨水。我听着听着，忽然觉得无比踏实——这就是我的生活，平凡、琐碎，却真实。

有时半夜醒来，听见驴子在槽头反刍，听见老鼠在窠窝里窸窣，听见自己的心跳与这黄土高原的脉搏同频共振。我想起离开吗？年轻的时候想过。那时候村里出去的人，穿着时髦的衣服，说着标准的普通话，心里也痒痒过。但父亲的一场病把我留了下来，后来是母亲的眼睛不好，再后来，是这片土地本身——我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它了。我的脚印遍布每一条沟壑，我的汗水渗入每一寸黄土，我的根，已经比那些老槐树扎得还要深。

四季在黄土高原上流转，我跟着它们转。春天播种，夏天除草，秋天收割，冬天猫冬。年复一年，日子像磨道上的驴，转着圈，却也有奔头。退耕还林后，高原渐渐变绿，我们家也搬进了砖瓦房，但窑洞还留着，存放农具和粮食。我依然每天走上塬顶，看夕阳把山岭染成金黄色。风依然从远方吹来，带着熟悉的气息，我忽然明白，所谓命运，不过是你与一片土地达成的和解。我选择了留下，不是因为没有能力离开，而是因为——这里是黄土高原，我的家。

昨夜又下雪了，今晨起来，整个塬上白茫茫一片。我扫开院里的雪，露出底下黄褐色的土地，像是从冬天的被窝里探出头来。母亲在灶台前熬小米粥，香气弥漫整个房屋。父亲坐在炕头上，用粗糙的手抚摸那只老猫。驴子在棚圈里跺脚，等着我去添草料。这就是我的生活，黄土地上的时辰书，一页页翻过去，每一页都写着同样的内容——活着，并且热爱。

(作者单位: 榆林化工)

## 允许

◎ 王泽民



飘落的归于尘土  
珍藏的收入行囊  
允许一天一天变老  
允许没有结局的人生  
允许脆弱和迷茫  
允许平凡和残缺  
允许虚假的 也允许真诚的  
允许糟糕的 也允许圆满的  
允许时间 未曾留下耀眼的痕迹  
再小的石头也是山  
即使一粒尘埃  
也曾折射过太阳的光芒  
你在 世界就在

(作者单位: 宁煤公司)

## 拾春记

◎ 杜长森



春日的暖意总是来得恰如其分，阳光软软地铺在田埂上，风里有泥土翻新的气息，也掺着青草淡淡的清甜。我陪母亲去地里挖野菜，算是一场我们之间小小的春日仪式。

刚入春那阵子，母亲就开始念叨，说是在手机上看到野菜正当时，营养好，做法也多。总想着挖点回来。昨天正好有空，我便陪她出了门。我们拎着铲子，提着布袋，母亲走在我前头，脚步虽不如从前利落，可往田间去的路，她还是熟得很。这次我们盯准了荠菜和白蒿。

地垄边，荠菜一簇簇贴着泥土长，绿得鲜亮。母亲蹲下身，手指轻轻拨开杂草，铲子斜着插进土里，轻轻一撬，一棵完整的荠菜，便落在了她掌心。动作利落，眼神认真，像是在拾掇什么宝贝。看着她这样，我恍惚觉得时间慢了下来，自己又成了那个跟在她身后、在田埂上跑来跑去的小孩子。

小时候父亲工作忙，常年在外，家里家外全靠母亲一个人撑着。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野菜就成了饭桌上顶顶实在的伙食。放学后我常拎个小篮子，跟住在郊外的小伙伴往地里跑。母亲把挖回来的荠菜择洗干净，切碎丁拌上玉米面和白面，加点盐揉成团，做成窝窝头，有时候也拍成饼贴在锅边。蒸上二十来分钟，满屋都是野菜和谷物的香气。那味道说不上多好吃，带着点青涩和粗糙，可管饱，咽下去的是踏实，也是那个年月里最朴素的日子。在那段物资匮乏的年月里，野菜不是点缀，是日复一日的依靠。

荠菜很快装满了袋子，我们慢慢往前走，到了老火车站旁边那道小山坡上。嫩绿的枝条在风里轻轻晃，满满都是春日的生机。我低头细看，一株叶子像羽毛一样裂开、正面青绿、背面覆着细细白绒毛的小草出现在眼前，风一吹，那股草木的清气扑面而来，竟和许多年前那个春天一模一样。看着像白蒿，又不敢肯定，便轻声喊母亲过来辨认。

那时候我刚跟着父亲到厂里读初中，对山里的花草树木还认不全。也是这样的春日，我在单身楼后面的山坡上采了满满一袋子带绒毛的“白蒿”，兴冲冲跑回家，喊着要蒸白蒿吃。母亲接过去看了看，眉头微微蹙起，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才轻声说：“傻孩子，你怕是弄错了，这像是艾蒿，不是白蒿。”我一下子泄了气。可母亲舍不得把那袋子扔掉，还是仔细挑拣了，拌上面粉蒸了一锅。结果又苦又涩，难以下咽。如今再提起这件事，只觉得又好笑又温暖。母亲那句“傻孩子”，就这么一直留在我心里，成了最柔软的回忆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，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，我也从当年那个懵懵懂懂的孩子，长成了能替她遮风挡雨的人。如今再来挖野菜，心情大不一样了，从前是为了填饱肚子，是日子逼出来的不得已；现在却是图一份闲趣，是贴近乡野、尝一口春天的味道，也是心里的一份安然。

我紧跟在母亲身旁，慢慢地走在田埂上，步子不快，却觉得格外踏实。我们一边挖菜，一边聊着家常，说起我小时候的趣事，说起那些和野菜有关的旧日子，笑声在风里轻轻飘散。这才发觉，挖野菜的时光，原来是把散落的旧日一点点拾回来；手里这一袋春色，装的不仅是荠菜的鲜、白蒿的嫩，更是对过往的念想，对故土的牵挂，还有那些苦过之后慢慢泛上来的甜。

最动人的春天，其实从来不在远方，就在陪着母亲走过的这一小段田埂上；最好的滋味，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而是这一捧野菜里，藏着的岁月和深情。

只愿时光走得慢一些，让我能多陪陪母亲，在这春风里，慢慢细数人间的温柔与回甘。

(作者单位: 山东蓬莱公司)

## 庭前听竹

◎ 贾彦勇



竹叶上，水珠折射出细碎的光，像谁把一捧碎银子撒在了院子里。我搬了把椅子，坐在竹林边的柿子树下，翻开一本旧书。读的是什么，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风吹竹叶的沙沙声，和远处鸟儿清脆的鸣叫，一唱一和，像在说书，说这太行山里千百年的故事：关于旱涝，关于收成，关于一个又一个谷雨。

邻家的孩子跑过来，手里举着一枝刚折的桃花，花瓣上还带着雨。他问我：“叔叔，你这竹子什么时候才会开花？”我愣了一下，想起竹子开花是要死的，便说：“竹子不开花，它把花藏在心里了。”孩子似懂非懂地跑开了。我看着他背影，忽然觉得，这满院的竹子，其实一直在开花——开在风里，开在雨里，开在每个人的日子里。

傍晚，我用新挖的春笋炒了一盘腊肉。笋是早上刚从竹林里挖的，嫩得能掐出水。腊肉肥瘦相间，油亮亮的。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炒，笋吸了腊肉的油，腊肉染了笋的清香，满屋都是春天的味道。兴致来了，便斟上一小杯酒：“春雨美景，喝一杯，方能不负春光。”女儿问：“可是到了冬天，竹子瘦瘦的，光光的，不会怕冷吗？”我笑了：“竹与松、梅并称‘岁寒三友’，又与梅、兰、菊并称‘四君子’，岂是浪得虚名的？它连冬天的冰雪都扛得住。”

夜里，雨又下了起来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雨打竹叶的声音，忽然觉得，那不是雨，是春天在跟竹子说悄悄话。春天说：“我要走了，明年再来。”竹子说：“你走吧，我会把你的绿留住。”窗外的雨声渐渐密了，像春蚕在吃桑叶，沙沙、沙沙。我知道，明天早上，竹林里一定又会多几支新笋。

涉县的春天，不喧哗，也不冷清。它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来，落在漳清河里，落在太行山上，落在我家庭院的那丛竹子上。然后，染绿了整个夏天。

(作者单位: 河北公司龙山电厂)

## 槐花白榆钱绿

◎ 靳光明

北方的春天，来得有些迟，却从不吝惜它的色彩。

当最后一阵料峭的风从村口吹过，老槐树的枝头便悄悄垂下了白色的花串，像一串串温柔的雪；老榆树也不甘寂寞，满枝挂起圆圆的榆钱，嫩绿、轻薄，仿佛是春天刚刚铸好的小铜钱。

村庄还带着冬天的静气，却已经闻到春天的味道。孩子们总是最先发现春意。

清晨的露水还挂在叶尖，槐花的香气已经在院子里浮动。我们提着篮子，仰着头站在树下，等大人用竹竿把枝条轻轻勾下来。花落如雪，落在肩上，落在篮子里，也落在笑声里。榆钱更调皮，藏在叶间，要用手一串一串摘下来。指尖沾着清甜的汁液，风一吹，满手都是春天的气息。

那一年一次的春日盛宴。母亲把槐花和榆钱在清水里轻轻淘洗，水声哗啦，像是春天在盆里醒来。然后拌上细细的面粉，加一点盐，再滴几滴香油。她的手在盆里翻动，白的槐花、绿的榆钱，慢慢裹上一层薄薄的面衣。颜色却没有被掩住，反而更加清亮——翠绿与雪白交织，像春天铺开的画。

蒸笼上火的时候，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。我们围在锅边等，等那一阵香气从蒸汽里慢慢升起。那香味不像肉，也不像米饭，是草木的清甜，是花开的味道。锅盖一掀，热气腾起，一锅白里透绿的蒸槐花、蒸榆钱便出锅了。

那不是水果，却胜似水果；那不是主食，却能当饭吃。一口下去，柔软、清香，带着一点春天的甜意。仿佛整片田野、整座村庄，都被蒸进了这一锅简单的吃食里。

老槐树和老榆树站在村头，年复一年。它们见证过孩子长高，见过炊烟升起，也见过季节一圈一圈流转。槐花白，榆钱绿，它们像两枚刻在村庄年轮里的印章，告诉人们：春天又回来了。

后来，孩子们慢慢长大，离开村庄。城市里也有树，却很少有人再去摘花。春天来了又走，花开花落，总与自己无关。只是偶尔在某个清晨，忽然想起那一锅刚出蒸笼的槐花榆钱，想起院子里的烟火气，想起母亲围着围裙站在灶前的身影。

那时候才明白，原来想念是有味道的。一盘简单的吃食，竟能装下那么多岁月。白槐花的清香，绿榆钱的鲜嫩，装着童年的天真，也装着远行后的乡愁。每当槐花榆钱的季节来到，我的心便悄悄回到北方的村庄，回到那棵老槐树下，回到那棵老榆树旁。那里有风、有花，有炊烟升起的院子。

还有母亲，把一整个春天蒸进锅里。